

刺 杀

——训练农民新兵

江先光

(曹长)

干头鄂这个村子，是黄龙寺东北三里左右的小山当中一个小小村落。居民中大瓦房较多，这显示着长江流域5000年悠久历史的丰富。流经村中大粒砂子河床的小河，蓄满像水晶般透明的清水。村人饮着这条河流的水，用水浇灌田地，勤恳劳动，友好相助地生活着。春天桃花盛开，菜花铺满了田野，河边柳树青青的嫩枝，在微风吹拂中飘荡。夏天的梨子，秋天金黄色的蜜桔，在夕阳照耀下闪闪发光。但是，战争使多么富饶的村子在一瞬间也变成了地狱。自日军1940年占领宜昌以来，此地人们的一切幸福便被夺走了。“保卫村子……不许侵略者蹂躏！”村民们每人手里拿起镰刀、锄头站出来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？这就像从那想要侵入这个村子进行掠夺、强奸的日本兵后面插入一把刀子。一条枪又夺取了一条枪，两条枪夺取了四条枪。就这样，以青年张子良为队长的村民们组织了游击队。我们管他们叫“土匪”，骂他们是反抗日军的“不逞之徒”。

村民组织起来有力量，不管如何突然袭击村子，村子里

除了老太婆以外找不到一个人。“啊，只要他们不来，就先不要管他们，以后会自然消灭的……”军队束手无策，就这样放着不管地过了三年。但是，太平洋战争越来越不利，自瓜达卡纳尔岛陷落以后，日军逐渐活动不起来了。如今，让政府用武力威胁来随意征收的稻米、猪、蔬菜，也并不是那样很容易就能搜集上来了。因此，想要一合^①米也得直接向农民亮出刺刀才能抢到。恐慌的澄田隼四郎师团长对各部队下了命令：“为了守住南方，就要守住华中；为了守住华中，首先就要巩固脚下的地盘。为了完成这次圣战，显示天皇的神威，就要不惜一切手段……”

于是，军队便渡过长江，在攻占常德的名义下开始抢夺丰富的米、棉、皮革、油料等，在这同时，也开始巩固目前的地盘。

“好，干头郡至今还没有到手，那里一定有东西！……”过去，军队一直以消灭游击队为目标，现在变成了抢夺物资。部队不分昼夜地袭击村落，尽管过了三个月，但好不容易才抢到三斗米、十几只鸡和仅仅两三头猪。人们究竟藏到哪儿去了？东西藏到哪儿去了？……一点儿也找不到。还不仅仅是这样，田里的稻子不知不觉地被收割，也不知运到哪里去了。地里的蔬菜，今天早晨好像施上肥，在茁壮地生长。

“这些事情光是老太婆干的吗？肯定是在哪儿藏着呢。”藤井少尉脸一会儿青一会儿红地生气大喊着。“喂，磨磨蹭蹭地干些什么呢？揭掉房顶，拆去墙看看。”他继续大喊着。但是越着急就越是连一只老鼠也找不到。

“好计策。好吧，用几个人去看看，他们也许觉得人少

^① 日本粮食的计量单位，一合为一升的十分之一。——译者

就出来了。”藤井这样想着，打算死几个士兵，便下了命令。但是，这也被游击队识破了。士兵们嘟嘟囔囔地说：“干呀干的，干些什么？让人通宵到处转悠，什么也没有。中助^①瞎支使人……”听到这些话，我感到这是我们的责任。

“好，现在才是让你们看看师团组成以来我的本领的时候。”我这样想着，便和西川连哄带吓唬地仍旧让士兵日以继夜地到处搜索。那已经是10月底夜风冷飕飕的时候了。我在部队的中心地带和西川那一队会合了。

“喂，西川军曹在吗？听说已经抓到了……”我很快在围着蜡烛光蠕动的那群人中发现了西川。

“喂，是你这个小子吗？在我那里有二十五六岁的女人……这次少一点……像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呢……”我得意洋洋地说着。

“是吗？……你看清楚……现在我就叫这个家伙招供……”西川一边说着，一边站到倒吊在顶棚上的那个男人旁边。

“说，枪在哪儿？”西川喊着，手中的青竹在空中挥动。啪！青竹打在身上，发出沉闷声音。离地面一尺（约30厘米）左右，那个男人的头乱晃动。

“不知道……杀吧！”那个男人回答。西川喊道：“什么？就那么容易杀掉你吗？噢——青竹打到骨头上的声音。

“不知道吗？”西川接着喊道。那个男人皮肤裂开，身体像通电似的颤动着。随着低低的呻吟声，像血一样的液体从他嘴里吐了出来，顺着鼻子流进了眼里。西川又喊道：“这家

① 中助是日本士兵对中队长的蔑称。——原注

伙，还说杀吗？……”啪！在青竹的鞭打下从那个男人的背上滴滴答答地流出了血。

“下面是那个家伙。”西川说着弯下腰来，对蹲在另一边的40岁左右的农民哄劝道：“喂，你上了岁数了，要是说了就饶了你。喂，好吗？你也有孩子和老婆吧……想想他们，不可怜吗？唉，怎么样？说吧。要是不说，可要吊到顶棚上呀。”

“噢，我是老百姓，什么也不知道。”农民答道。嗖地像吹过了一阵冷风。

“好，不说吧。”西川眼看着变换了形象，像跳跃似的挥起青竹砍了下去。农民不断地喊着孩子的名字。他的背上破了，从紫色的肉里眼看着冒出血来。他趴在地上，左右揉搓。

“哼，哼……活该。”我嘲笑地说着。

“看得出来，这个家伙特别喜欢孩子，要是慢慢地逼问，可以搞到东西……啊，等等，下一个是女人。西川，对这个家伙可要变变味道啦。”我像被惊动的野狗那样突然喊叫起来。

“实在顽固。”这些人都是拖着发肿的身体从三里地外被带回来的。此后对他们每天威胁、哄骗。有时叫来一个人，对他说，只要说了，就让他偷偷回去。但是，谁都像让针缝上嘴似的不开口。

此后几天，他们脸上的眼和鼻子都分不清了，只看到一个紫色圆肿地鼓胀起来的脸。而且他们的骨头也像破碎了，走在田间小道上常常踩跳了。“人是不大容易死的呀！……”我一面惊奇地瞪大眼睛，一面像在夸耀自己的胜利似的说。登上被雨淋湿的红土山，一步就是一个深深的脚印。三个、

四个、五个……在前头走着的是一个35岁左右的健壮男人，愤怒地耸起肩膀，挺着胸膛，每次脚在红土上一滑，身体就像被勒紧似的喘着气。他的白色贴身短衬衫沾着泥土，染着斑斑黑色血迹。在他后面走着的是一个30岁左右的短小精悍，下巴上只长着一点胡子的农民，蓝色的上衣、裤子已经糟糕不堪。

第三个人是那个40岁左右的农民……我本认为从这个家伙身上总可以搞出点什么，但是，无论怎么哄骗，最后还是什么也没得到，因而对他拷问得很厉害，从他的后脑部流出的血已变成黑块牢牢地粘在上面。在他后面的女人，走着走着好像就要往前倒。她本来是通鼻梁、瓜子儿脸，现在却像戴上了日本滑稽的肥胖女人的假面具那样肿着，只是眼睛闪着黑色的光亮。在她的白色贴身短衬衣上稍微窝进褐色的线，如果不太注意就看不出来。这个奇怪的行列正在登爬后山。后山是个小山冈，到处残留着一丛一丛弯曲的松树。好树全部被砍掉了，只留下一尺左右的树根。我看到一棵松树根部有一个洞穴，就命令道：“喂，叫他们逐个到松树这儿来。”

从现在开始，这五个人的宝贵生命，一瞬间就要在同样是人类的手里失去。五个人像在大地上生根似的不想走了。

“啊，不走了吗？”福山上等兵从后面猛地把他们一推。有个人呕的一声从干渴的喉咙中吐出一团像血块似的东西，飞到福山脸上。“啊！”福山想不到竟会挨这么一下，脸色苍白了。他一面哆哆嗦嗦地抖动着手，一面用军服袖子把那东西擦到旁边的竹柏上。

“啊，大胆！畜生，干什么？”大家一边喊着一边包围上去。山田握紧拳头像野狗似的猛扑过来。我隐藏起来被意

外的反抗搞成的狼狈相，十分注意观察这五个人的脸色。那肿起来的眼睛和嘴，不是无所畏惧地在笑着吗？

“福山这小子干了蠢事，闹出意外的笑话。”我正在想着究竟如何撒气……

“喂，怎么啦？那个女人就那样吗？扒光了，扒光！”不知什么时候来的坂下见习士官，从后面大喊道。这是个好机会，福山马上跳起来，用佩剑猛地把女人的上衣挑开，布哧哧裂开，裤子也撕开了。完全赤裸……白色肌肤上有鞭痕的地方红肿着，到处都是一条条的花道子。坂下斜眼看着，又嗤嗤笑着，回头望着新兵们说道：

“现在开始进行刺杀教育。大家来到战地时间还不长，大概还没有刺杀过活人吧。刺杀是皇军的骄傲。好吧，谁有胆量？害怕的家伙不是日本军人！怎么样？”坂下拍着军刀的把手结结巴巴地说。新兵排成五行。坂下用目光扫视一下，看到在后面害怕得发抖的藏本就喊道：“喂，藏本，你在那儿哆嗦什么？你对这个女人进行刺杀示范。”

“是，教官！我的老婆在我出征的时候生病，不能干活。别的事情我都能干，就是这件事，请原谅。”藏本说道。

“什么？老婆？这不是谈论你老婆的时候！”坂下正说着，福山突然把藏本撞倒。翻倒的藏本摇摇晃晃站起来。我瞪大眼睛，反复说道：“藏本，不刺吗？你说不刺，那还是军人吗？”

“看着！说是不刺也要刺！那个！”一个老兵抢先走近。坂下急忙大声喊道：“这小子，用两手刺！”这时，藏本哆哆嗦嗦地抖动着身体，挣开猛扑上来的班长的手，“呜哇……”一边发出连哭都哭不出来时的声音，一边扭转脸

去，刺上了另一个男人。

“唔……”那个男人低沉呻吟的同时，胸口刷地鲜血四溅。刺中了。因为出其不意，大家的心一起突突跳动起来。

面对眼前的我们，五个人嘴里同时发出压抑的叫声：“鬼子！”“打死！”看到血而疯狂起来的坂下和我也大声喊道：“刺呀！刺呀！”

但是，越是大声喊叫，新兵就越往后退。藏本干脆就在那里坐下不动了。“刺呀，不刺吗？……”这时，那个女人叫道。

“中国是伟大的！中国必胜！”“对！”四个人回答。

“鬼子，你们才应该埋葬在这个洞里！……”

“对！”

一瞬间，我打了一个冷战，腋下滴滴答答流着冷汗。

再也不能等了。“刺！”新兵被推出去了。“啊……”惨叫伴同听不懂的声音，响彻松林。眼看着那些身体被扎成蜂窝，鲜红的血顺着脚渗进了大地。坂下露出满足的笑容看着。他突然紧紧吊起嘴角，刷地抽出军刀，对准女人下腹刺去。鲜血染红了周围，松树哗哗地响着，枯叶像敲打似的落了下来。这个女人是张子良队长的夫人。为了让丈夫神出鬼没地进行游击工作，夫人留在村里，详细调查日本兵的暴行，向丈夫报告。农民们明里暗里保护着夫人，为祖国而斗争。我把这样的五个中国人残酷地杀害了，但是，村民们的斗争并不因此而停止。我们从这个村子一件东西也抢不到。在激烈的游击战空隙，春天仍旧是菜花开，6月插秧，秋天保卫收获。村民们对日本兵怀着仇恨进行斗争，他们的生产热情是任何力量也压不住的。

啊！此后13年，即使青年们的肉体腐烂，成为白骨，但

他们坚信祖国胜利——这种精神、语言，却是不能夺走和践踏的。“中国是伟大的！中国必胜！”“鬼子！”“你们进入坟墓的时刻必然到来！”这样的声音响彻全中国任何地方。

简 历

我出生在山口县岩国市的岩国。

小学八年毕业后就在家乡做石匠。

1939年在第39师团步兵第233联队第4中队入伍。

侵略中国。

以后任曹长，又任庶务、小队长。

1945年，由于战败，9月2日在东北四平被捕，成为俘虏。

今年40岁。

笔者的片言只语（1982年8月）

我国研究中国文学的先驱吉川幸次郎先生，虽然已经作古，但曾经明确地教诲我们说：“日本文学热心的主题是恋爱，而中国文学热心的主题是政治。”所说的文学中的政治，我认为并不是“让创作中的人物纵谈天下大事，提出高论向大家请教”，而指的是看透做事情的人在当时是为谁、是怎样考虑而行动的，换个表达方式，便以这种人物为中心进行创作。

我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承认自己罪行时，我写了这样的供状：

我记得大约是在1944年8月，我负责守卫二徒坡阵地的

时候，电话线被剪断了。我很快到了现场。因为正是雨后，我顺着足迹来到村里，在一户人家发现电话线的碎头，就认为这家的青年是犯人，把他抓了回来。经过审讯，由于本人供述是他剪的，所以就把他杀了。

这里有一点点反省吗？固然，从形式上看，好像是特别郑重地认罪了，但实际上分明是抗拒。第一，说是守卫二徒坡阵地，那时究竟是为谁干的呢？是为那镇压中国人用的据点干的。日本军是侵略中国而来的。所说的二徒坡，确凿无误是中国的土地。如果没有这种认识，那不就成了在日本的某个地方，不就和守卫日本的下关有完全同样的意义了吗？第二，从中国人这方面来看，如果认为修筑阵地时联络用的电话是杀害同胞的武器，理应有多少电话线就剪多少，所以，剪电话线是英雄行为而绝不是罪恶。如果不想让剪掉电话线，那就赶快撤回日本，在日本是怎么拉线也可以的，人家不会拥到日本去剪线。这不是正当的道理吗？

不仅如此，另外，这个供述特意说是有电话线，是不是剪断的并不清楚，而且只说审问了本人，说他坦白是自己剪的，却隐瞒了是经过怎样的拷问而招供的事实。显而易见，这样的供述是为了说明即使因此而处罚我也没有办法，暗暗为自己辩护。也就是说，处罚我是错误的——这样抗拒。这是无视事实，也没有反省之意。没有反省就没有再生。因此，在这里，文学是必要的，热心政治性的主题也是必要的。

抚顺管理所当局教导我们要发现自己，那个时期写的就是这个手记。那是怎样的内容呢？记不清楚，不就是还没有想彻底认罪吗？那是自己的耻辱。当时能做到那

种程度，肯定是拼命致力于自我改造的结果。

（江先光）

还有关于用真名实姓是否适宜的问题。当然，对笔者的我来说没有问题。但是，文中人物的名字，太郎改写成二郎，我想读者是不会知道的。

如果本人自觉，那就没有问题，但是从我们的体验来看，那是很难做到的。索性把自己干的事用别人的名字隐瞒起来，似乎这样就放心了，对自己的行为也就能够反省了。但是，如果从一开始就因为暴露了是自己干的而勃然大怒，那不就连反省的余地也没有了吗？这一点请研究。

（笔者转告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话）